

法軍1914年馬恩河會戰霞飛元帥的作戰指導分析

The Analysis of Joseph Joffre's Conduct of Operation in 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 (1914)

林挺生 (Ting-Sheng Lin)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副教授(UQAM)

摘 要

從1915年以來，「馬恩河的奇蹟」就成為人們對這場會戰的固定觀點。然而，這個修辭掩蓋法軍總司令霞飛與全體官兵創造奇蹟得以實現之必要條件。本文將這場會戰分成兩個不同的階段加以分析：戰爭迷霧（8月2日～24日）與從潰敗到反擊（8月25日～9月12日）。在第一階段中，法軍堅持第十七號計畫的攻勢，拘泥於對後備部隊運用的成見，誤判德軍兵力與意圖，導致連戰皆敗退入法境。第二階段中面對全線撤退的窘境，霞飛反而表現出沉著冷靜的大將之風，迅速的在內線位置調動大型部隊，終於成功地擋下入侵敵軍。本文將從作戰層次上還原重要行動者的指揮決策的細節，證明馬恩河會戰不是神蹟降臨，而是一場作戰勝利。

關鍵詞：指揮管制、馬恩河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積極防禦

Abstract

Since 1915, “the Miracle of the Marne” has served to obscure the fact that Joseph Joffre and the whole French army under his command had not been the benefactors of so called “divine miracle,” but instead had create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arrying out such results. This article will divide the Battle of the Marne in two distinct periods: the fog of war (August 2-24) and from rout to counterattack (25 August to 12 September). In the first period, the French headquarters insisted on launching the offensive planned by the Plan XVII. They ignored and misread the intelligen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primarily due to their preconceived idea about employing reserve units, which in turn led to underestimate the intention and scale of the German right wing. Joffre, in the second period, did not lose his calm during the defeat and retreat. He was not only able to organize the orderly general withdrawal, but also to resume the counter offensive by moving the big units between Armies. Finally, the French army stopped the German advancing on the Marne. This article will restore the details of ope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re was no miracle on the Marne, but an operational victory.

Keywords: Command and Control, Battle of the Marne, First World War, Active Defense

壹、前言

1914年9月5日至12日的「馬恩河會戰」(Battle of the Marne)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稱一戰）最具決定性的會戰之一。法軍在馬恩河畔擋住了一個多月來戰無不勝的德軍右翼，挫敗德軍以大型包圍殲滅法國所有兵力(battle of encirclement)；隨後揮兵東向抗擊俄軍的戰略企圖。然而，自從1915年10月《畫報》(*L'Illustration*)記者巴班(Gustave Babin)開始用「馬恩河的奇蹟」(*Le miracle de la Marne*)指稱這場會戰以來，人們似乎就認定這場勝利來自上天的眷顧，如同神蹟顯現，法軍只是僥倖地逃過了滅頂之災。這種誇張的修辭，掩蓋了從嚴謹軍事觀點分析這場會戰的努力。²

法國官方的文獻，與軍政高層的回憶錄，提供許多完整而寶貴的資訊，可供學者深入探討。但中文學界長久以來較偏重英文的文獻，缺乏從法方角度對這場會戰進行完整的理解。本文目的就在填補這個空白。此外，一戰戰史學家的研究強調歷史事件整體性，希望呈現戰鬥過程的所有決定性因

素，難免主觀地捨棄重要行動者個別的作戰(operational)或戰術(tactical)考量。本文將嘗試還原這些指揮決策的細節，增加軍事層面的分析。³

貳、法國作戰計畫

雖然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曾正確地指出：「任何計畫都無法在與敵人主力接觸之後倖存」，彰顯出在戰爭中敵我互動的決定性作用。⁴就戰役研究而言，戰前作戰計畫仍是絕對不可忽視的一環。它代表一個客觀確定的參照點，讓我們得以瞭解交戰雙方戰略思想與傳統，對戰爭的準備狀況，以及對敵人意圖掌握程度。戰爭開始之後，雙方如何根據實際戰況來調整原始計畫，各層級指揮官如何回應，也以這個參照點比較來加以衡量。

幾乎所有關於一戰的研究，都會提到德國大膽的「希里芬計畫」(The Schlieffen Plan)，但卻僅對法國的「第十七號計畫」(*Plan XVII*)輕描淡寫的交代過去。⁵正因如此，被視為只有平庸粗陋作戰計畫的法軍，居然能在馬恩河轉敗為勝，只有「奇蹟」可

1 括號內原文正體字為英文，斜體字為德文或法文；人名、地名、河川、山脈一律正體；德文與法文並列時，德文在前法文在後。

2 Holger H. Herwig, *The Marne, 1914: The Opening of World War I and the Battl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p. XVII; Gustave Babin, *La Bataille de la Marne* (Paris: Librairie Plon, 1915), p. 1.

3 本文以法軍的行動為敘述主體，在提及部隊番號時，為避免累贅，未標示國名者為法國部隊；德軍則為「德第1軍團」。

4 Gerhard P. Gross,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German Warfare: Operational Thinking from Moltke the Elder to Heusing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p. 29.

5 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apermac, 1997 [1930]); Barbara W.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1962]); Peter Hart, *The Great War: A Comba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David Stevenson, *Cataclysm: The First World War as Political Traged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the World War 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以解釋。然而，只要深入研究既有文獻，就會發現法國參謀本部(État-Major de l'armée)確實制訂優秀的作戰計畫，其重點不在是否

正確預測到德軍的作戰意圖，而在設計一個足夠彈性的架構（如圖1）。

1880年代後期，法國經由重組參謀本



圖1 1914年西線戰局：希里芬計畫與第十七號計畫

資料來源：http://www.emersonkent.com/map_archive/world_war_i_1914.htm

重要地名中譯						
Aisne 恩河	Alsace 阿爾薩斯	Amiens 亞眠	Antwerp 安特衛普	Ardennes 阿登山地	Argonne 阿爾貢地區	Arlon 阿爾隆
Aube 奧布河	Baccarat 巴卡拉	Bar-le-Duc 巴勒迪克	Belfort 貝爾福	Belgium 比利時	Brussel 布魯塞爾	Calais 加來
Charmes 沙爾梅	Château-Salins 沙托薩蘭	Château-Thierry 蒂耶里堡	Colmar 科爾馬	Cologne 科隆	Commercy 科梅爾西	Delme 代爾姆
Dinant 迪南	Dunkerque 敦克爾克	Épernay 埃佩爾奈	Épinal 艾皮納勒	Forêt des Ardennes 阿登山地	France 法國	Frouard 佛魯阿爾
Givet 日韋	Han-sur-Nied 尼德河畔昂	Huy 于伊	La Fère 拉費賀	Liège 列日	Lille 里爾	Louvain 魯汶
Luxemburg 盧森堡	Marne 馬恩河	Maubeuge 莫伯日	Meaux 莫城	Metz 梅斯	Meurthe 默爾特河	Meuse 默茲河
Mézières 梅濟耶	Morin 莫蘭河	Mons 蒙斯	Moselle 摩塞爾河	Namur 那慕爾	Nancy 南錫	Neu-Breisach/Neuf-Brisach 納布里薩克
Neufchâteau 納沙托	Nied 尼耶德河	Oise 瓦茲河	Ourcq 烏爾克河	Pont-à-Mousson 蓬阿慕松	Reims 蘭斯	Rhine 萊茵河
Sambre 桑布爾河	Sarr/Sarre 薩爾河	Saarbrücken/Sarrebruck 薩爾布呂肯	Saarburg/Sarrebourg 薩伯格	Saargemünd/Sarreguemines 薩爾格米那	Sedan 色當	Seine 塞納河
Straßburg/Strasbourg 聖特拉斯堡	Diedenhofen/Thionville 西歐維爾	Toul 圖勒	Trier 特里爾	Verdun 凡爾登	Vesoul 沃蘇勒	Vosges 孚日山地

部強化軍隊指揮管制。但是第三共和政府(*Troisième République*)依舊擔心保守派軍人會發動政變推翻共和國。因此拒絕在和平時期由單一機構掌控軍隊。參謀本部雖然主管所有軍隊訓練與作戰計畫制訂，但參謀總長(*Chef d'État-Major*)在位階上只是戰爭部長(*Ministre de la guerre*)的幕僚，並常隨部長更動而去職。最高軍事會議(*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guerre*)則高於參謀本部獨立軍事決策機構，由12名資深將領組成。戰爭部長是法定主席，另設一名軍職副主席。雖然名義上最高軍事會議是政府諮詢重要軍事問題的機構，但副主席對戰略構想（作戰計畫）的影響力，與戰爭爆發時副主席擔任法軍總司令的規定，使其掌握真正軍事權威。⁶

1910年7月擔任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的米歇爾(Victor-Constant Michel)將軍，預期在德法開戰時，德軍可能以強大右翼通過比利時包圍法軍左翼，並將後備單位用於第一線攻勢行動。由於法軍沒有足夠兵力防衛如此寬廣的戰線，在他針對第十六號計畫提出大幅修改的建議中，便要求將所有後備單位完全整合到現役部隊中：將1個現役團與1個後備團編成1個「半旅單位」(*demi-brigade*)，使每個旅、師、軍的規模擴大。⁷米歇爾在1911年7月的最高軍事會議中提出重組軍隊方案，這個使用後備部隊於第一線行動的嘗試，牴觸法軍高層對不同部隊戰力的既有

評價，該方案並遭到駁回。由於資深將領激烈反彈，剛接任戰爭部長的梅西米(Adolphe Messimy)便以重組法軍最高統帥體制為由，將其免職。⁸

在考慮繼任副主席人選過程中，加里耶尼(Joseph Galliéni)最被看好：他長期在殖民地軍團服務，遠離巴黎的人事鬥爭，具備深厚的軍事學術素養，更是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但由於接近退休年限，加上健康狀況不佳，加里耶尼放棄爭取職位轉而支持波(Paul Pau)將軍。在軍中擁有絕高聲望的波，是陸軍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的天主教勢力在幾年前的「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備受外界抨擊。共和派對他一向沒有好感，更由於波堅持擁有完全人事任命權，最終與此職位失之交臂。霞飛(Joseph Joffre)的出線，事實上代表政治力量壓制軍方勢力的結果。出身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的霞飛，與正統聖西爾軍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高等戰爭學院(*École supérieure de guerre*)畢業的陸軍菁英有相當不同的職業生涯。他的前半段軍旅經驗多在海外殖民地，主要負責要塞修築等工兵事務。由於缺乏在參謀本部服務的履歷，陸軍高層普遍認為霞飛缺乏軍事理論基礎，僅有短暫軍長職位的部隊指揮經驗，在戰爭中恐難擔當大任。但參謀本部的少壯軍官卻認為這樣首長反而讓他們有一展長才的

6 Douglas Porch, *The March to the Marne: The French Army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1-53.

7 Robert A. Doughty, "French Strategy in 1914: Joffre's Ow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 67 (April 2003), p. 437.

8 Robert A. Doughty, "French Strategy in 1914," p. 430. 基根(John Keegan)認為米歇爾的去職與他共和派政治立場不為保守派同儕所喜有關，但當時的戰爭部長梅西米是激進的共和派，接替的霞飛也有共和派將軍的名聲(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p. 38)。

機會，不排斥這個任命。至少，他一向低調作風降低在軍中樹敵的機會，贊同攻勢主義的立場也為他贏得支持。⁹

在政治方面，霞飛比前兩位候選人享有更多的優勢。他的家族是小資產階級，一向效忠共和體制。德雷弗斯事件撕裂法國社會時，他人在海外殖民地。回到法國本土後，擔任過陸軍工程總監，因此，有許多機會與政商人士交往，他盡可能避免在公開場合表達政治意見的態度，使他容易為政壇人士接受。1910年他被任命為後勤總監，受益於早年工程訓練，對鐵路運輸與後勤補給的繁複業務，迅速進行透徹的掌握，不僅讓政府專家印象深刻，更為他在馬恩河會戰中嫺熟調動大軍打下堅實基礎。¹⁰ 更重要的是，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與巴爾幹半島緊張局勢，刺激法國激進共和政治人物支持軍方的攻勢思想。霞飛不僅成為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還獲得參謀總長的職位，至此成為法國陸軍平時的實質統帥，戰時的總司令。¹¹

第十七號計畫於1914年4月15日正式生效。法國軍方一般以「集結計畫」(*plan de concentration*)來統稱作戰計畫，但完整的計畫包含動員計畫(*plan de mobilisation*)、運輸計畫(*plan de transport*)、外國軍隊情報(*renseignements sur les armées étrangères*)、集結計畫、掩護部隊指令(*instruction de couverture*)、與情報計畫(*plan de renseignements*)等6個主要部分。¹² 霞飛在接任參謀總長後，指示參謀本部基於兩個想定

進行新作戰計畫的基礎研究。

想定一：不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在此條件限制下，法軍有三條進攻路線，薩伯格(Saarburg, Sarrebourg)、沙托薩蘭(Château-Salins)、與盧森堡(Luxemburg, Luxembourg)。研究提出兩個方案：第一方案之目的，在將德軍於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的兵力隔離。因此，法軍必須以大部兵力同時朝薩伯格與沙托薩蘭方向進攻，總目標指向薩爾格米那(Saargemünd, Sarreguemines)；第二方案的目標，在包圍集結於梅斯(Metz)地區的德軍。法軍將發動鉗形攻勢(*pincer movement*)，北面經由盧森堡，南面通過沙托薩蘭，結合對梅斯—西歐維爾(Diedenhofen, Thionville)要塞群進行的封鎖行動。

這兩個方案都各自包含主要行動與次要行動。第一方案由沙托薩蘭與薩伯格指向薩爾格米那的攻勢為主要行動；朝盧森堡方向的攻勢為次要行動，目的在將梅斯附近的德軍向北吸引，阻止德境萊茵地區(Rhineland, Rheinland)的兵力南下進入洛林。在第二方案中，前進沙托薩蘭與入侵盧森堡的攻勢為主要行動；通過薩伯格走廊的攻勢則為次要行動，旨在牽制與阻斷亞爾薩斯的德軍進入洛林。

攻勢行動兵力分配如下：1個由4個軍(*army corps*)組成的軍團(*army*)向薩伯格進攻，負責右側翼守備任務；1個包含4個軍的軍團，加上1個後備師群(*reserve division*)

9 Douglas Porch, *The March to the Marne*, pp. 217-218.

10 Robert A. Doughty, "French Strategy in 1914," pp. 431-432.

11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1910-1917, Tome Premier* (Paris: Librairie Plon, 1932), p. 28.

12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151-161;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Premier Volum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22), pp. 18-67.

group)，向沙托薩蘭進攻，封鎖梅斯南方摩塞爾河(Moselle)與塞耶河(Seille)間的地區；1個由6個軍組成軍團，通過盧森堡發動攻勢，防衛左側翼；1個有2個軍的軍團，加上1個後備師群，負責封鎖梅斯要塞西面。預備隊方面，1個有3個軍的軍團，部署於梅斯—凡爾登(Verdun)之間，支援第一或第二方案的主要行動；1個包含3個師的軍團位於右翼後方，可用於孚日山地(Les Vosges)或亞爾薩斯以保障右側翼安全，或抵禦德軍來自汝拉山(Jura)的牽制攻擊；1個包含4到5個師的軍團位於左翼後方，可用於增強入侵盧森堡主要行動，支援封鎖西歐維爾的軍團，在確認德軍已先侵犯比利時中立情況下，可經過比利時包抄德軍右翼。英國遠征軍(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部署於法軍左翼後方，掩護其側翼，或進入比利時的行動中擔任左翼延伸。

想定二：可通過比利時境內進行機動。在證實德軍已侵犯比利時中立地位，成為立即威脅情況下，法軍得到進入比境的合法性；以獲得英國同意為前提，可於比境展開軍事行動。¹³

這個計畫具有重大潛在風險。首先，如果比利時投向德國，可能會出兵威脅法軍左側翼。其次，如果德軍右翼拒絕出戰，則進入比境法軍必須跋涉一段長距離才能攻擊德軍。英軍若在動員之後，第26天才能抵達特里爾(Trier, Trèves)，德軍便可安全地在英軍趕到之前，全力打擊洛林的法軍。若德軍成

功擊敗在南錫(Nancy)以南的法軍右翼，而進入比境的法軍左翼，仍未取得決定性戰果，將使法軍陷入重大危機。因此，對時間適切地掌握，有節制地向北推進十分重要。若是德軍主要行動指向洛林，法軍在比境的初期行動，只需要取得向特里爾大規模機動所需充足空間即可。

法軍通過比利時的行動目標，在於從梅斯—西歐維爾要塞體系的北邊進行迂迴，以利摧毀集結於特里爾—西歐維爾—梅斯三角地區的德軍大部。在德軍向北延伸情況下，進入比境法軍可選擇朝盧森堡或聖維特(Saint-Vith)方向推進，其左側依托比境的阿登山地(L'Ardenne belge)。如果攻勢成功，可將德軍逐回艾費爾地區(Eifel)，法軍一部在西歐維爾上游渡過摩塞爾河，可攻擊在洛林德軍的側翼與後方。

相反地，如果德軍右翼拒絕接戰，將主力指向洛林，則法軍北方軍團應立即轉向南下。從西歐維爾下游渡過摩塞爾河，威脅德軍主力的側翼。在南錫—圖勒(Toul)一線以南，所部署兵力應可阻止德軍從圖勒與艾皮納勒(Épinal)之間突破。這個地區法軍將採取守勢，但德軍未主動攻擊洛林情況下，則將發動攻勢牽制德軍於原地。

根據這個想定兵力部署如下：由2個強大軍團組成比利時集團軍(army group)為攻勢主力，能派出足夠分遣隊保障自身側翼安全。第1個軍團由6個軍與1個後備師群組成，朝聖維特或特里爾方向前進；第二個軍團由5

13 比利時的中立地位由1867年歐洲強權簽訂的《倫敦條約》保障，英國是簽約國中最堅持中立地位條款的國家，法國為了得到英國軍事援助而對此十分謹慎。1914年8月2日後，德軍進入比境的事實先被英、法兩國察覺，而比利時國王隨後（6日）即向英、法兩國求援，中立地位對法軍已不構成政治問題：Robert A. Doughty, "France," in Richard F. Hamilton and Holger H. Herwig, (eds) *War Planning 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3-174;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30-244.

個軍組成（或可加上2個後備師），朝西歐維爾，或偏北西歐維爾與盧森堡之間前進，其右側翼同時負責封鎖西歐維爾要塞。

由於南錫至貝爾福(Belfort)間正面寬廣，執行次要行動的洛林集團軍由2個軍團組成：第1個軍團包含3個軍與3個後備師，負責牽制南錫至沙特(Châtel)－芒翁維萊(Manonviller)一線的德軍；第二個軍團包含4個軍，在沙特－芒翁維萊一線以南至孚日山區間作戰；另外還有1個後備師群(3個師)，部署於沃蘇勒(Vesoul)，掩護整個法軍右側翼。

最後，1個中央軍團由2個軍與1個後備師群（3個師）組成，負責封鎖梅斯要塞西面。英國遠征軍則與比利時集團軍協同作戰。由北非調回殖民地軍，與阿爾卑斯山的1個師，將組成總預備隊由總司令運用。¹⁴

在這兩個想定的基礎之上，第十七號計畫具體部署法軍的戰鬥序列(order of battle)：

第1軍團，司令部設於艾皮納勒，包含第7、8、13、14、21軍，第6、8騎兵師，1個有12個連的重砲團。軍團集結階段掩護(couverture)由第7、21軍與第6、8騎兵師（由第15步兵師支援）負責。軍團主力須完成向巴卡拉(Baccarat)、薩伯格、薩爾格米那總方向進攻的準備。

第2軍團，司令部位於納沙托(Neufchâteau)¹⁵，包含第9、15、16、18、20軍，第2、10騎兵師，1個有17個連的重砲團，第2後備師群（第59、68、70後備師）。第20軍與第2、10騎兵師負責掩護任務。軍團主力須完成向沙托薩蘭、薩爾布呂肯

(Sarrebruck)總方向進攻的準備；第2後備師群前進南錫北面，防禦梅斯地區德軍對軍團側翼的攻擊。

第3軍團，司令部設於凡爾登，包含第4、5、6軍，第7騎兵師，1個有18個連的重砲團，第3後備師群（第54、55、56後備師）。第6軍與第7騎兵師負責掩護任務。軍團任務為連接摩塞爾河右岸的攻勢，與凡爾登－梅斯一線以北的行動。須確保佔據上默茲河(Meuse)地區為屏障，遏止敵人由梅斯發動的攻擊，持續監視梅斯西面與西北面。隨時準備以重要兵力支援第2或第5軍團的攻勢。

第4軍團，司令部位於聖迪濟耶(Saint-Dizier)，包含第12、17軍，殖民地軍，第9騎兵師，1個有3個連的重砲營。軍團位於第二線位置，未安排掩護兵力。從動員後第12天起，必須準備好出擊，或由第2、3軍團之間加入第2軍團的攻勢，或指向北方，朝阿爾隆(Arlon)方向加入第3軍團左側翼的行動。

第5軍團，司令部位於勒泰勒(Rethel)，包含第1、2、3、10、11軍，第4騎兵師，1個有17個連的重砲團，第52、60後備師。第4步兵師與第4騎兵師負責掩護任務。軍團做為法軍部署的左翼，任務在對抗德軍右翼的行動。在想定一的狀況下，應立即從上默茲河地區與蒙梅迪(Montmédy)橋頭陣地出擊，朝向西歐維爾與盧森堡方向，將當面之敵向北驅逐；其左側翼必須配置足夠兵力防備敵人的包抄企圖。在想定二的狀況下，須向東北前進，指向比利時南部的弗洛朗維爾(Florenville)與納沙托地區；左側翼須安排後方梯隊保護。在這個想定中，第4軍團將沿默

14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151-161.

15 位於洛林地區西南，比利時東南部也有一個同名都市。

茲河左岸北上，部署於第5軍團右側與第3軍團之間。獨立騎兵軍則在整個攻勢行動的左側翼守備。¹⁶

第十七號計畫是一個同時考慮了國際政治要求（比利時的中立地位與相應的英國立場），與軍事彈性（兩個不同想定下的主要與次要行動）的攻勢作戰計畫。動員之後的總兵力為358萬人（如表1）¹⁷：

表1

單位	人數
20個含2個師的軍 1個含3個師的軍	940,000
3個獨立師 25個後備師	504,000
8個地方野戰師 4個地方守備師 1個地方步兵旅	184,600
10個騎兵師	52,500
軍團直屬單位	187,500
戰略據點守備部隊	821,400
交通路線守備部隊	210,000
兵站內兵力	680,000
總計	3,580,000

資料來源：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Premier Volume, p. 32.

參、戰爭的迷霧（8月2日～24日）

這個階段的特色是法軍對第十七號計

畫攻勢的堅持，加上敵情蒐集與判定的重大瑕疵支持對後備部隊運用的成見，誤判德軍的兵力與意圖，導致連戰皆敗，被迫退入法境。

8月2日上午，德軍先遣部隊侵犯比利時中立地位的情報便已抵達巴黎。霞飛在當晚便決定執行第十七號計畫中，向北方通過比利時的攻勢版本。因此，法軍第5軍團的主力向左翼移動，讓原先部署於第二線的第4軍團推進到第3、5軍團之間，位於凡爾登以北。¹⁸

8月3日下午，召開軍團司令會議，但霞飛並未正式宣布在比利時行動細節，認為仍有太多不確定性，必須保持最大的彈性。他僅指出要結合在洛林與凡爾登—圖勒以北的兩個攻勢，並強調右翼在洛林的行動旨在牽制大量敵軍，以利左翼攻勢的發展。還提到洛林的第2軍團在必要時得交出2個軍以增援左翼。¹⁹

一戰中德、法兩軍的首次接觸，是法軍在8月7日對上亞爾薩斯的入侵。雖然這個攻勢沒有成功，但絕非沒有意義的「民族主義衝動」。²⁰霞飛構想是，在開戰初期就盡快將右翼推進至萊茵河(Rhine)，倚恃天險來節約守備兵力。這與預先規劃抽調洛林2個軍用意是一樣的，顯示法軍作戰的重心從一開始就在北方。而英軍的協同作戰，也就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英軍表示可能無法在8月21日前完成準備，迫使霞飛思考一種

16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Premier Volume, pp. 51-59;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162-206.

17 北非部隊中只有第37、38步兵師計入，參謀本部人員與巴黎要塞各機構人員皆未計入。

18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 234.

19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35-236.

20 Barbara W.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pp. 217-220; 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52.

「時間差攻勢」的方案：先由中央與右翼在 14 日發動攻勢，20 日之後左翼再開始行動。他認為這樣的安排對法軍有利，因為左翼擔任的是主要行動角色，而中央與右翼可先期牽制大量德軍，減輕左翼負擔，也可讓德軍摸不清己方的意圖。²¹

8 月 8 日開始，大量德軍集結的情報湧入總司令部(*Grand quartier général*)。現代戰爭中「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的現象對交戰雙方造成嚴重困擾，從一戰開始成為一種「常態」。由於龐大的情報經常互相矛盾，也很難一一加以核實，某些個人偏好，或是戰前形成特定成見，就極大的主導資訊的篩選與判斷。在法軍總司令部內，即為關於後備部隊運用的成見。法國陸軍從普法戰爭（1870～1871 年）挫敗之後，仿效德國全民徵兵制重建，但輕視後備兵力作戰能力的傳統，仍由職業軍官團延續下來。²² 一般認為，現代戰爭將是短暫而激烈的，後備軍官與士兵無法勝任作戰要求；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戰場磨練，部隊內聚力提高後，才能如現役部隊般作戰。法軍決策高層雖在 1913 年即得到德軍計畫將後備部隊與現役部隊同樣地運用情報，仍將自己對後備部隊的評價投射到敵軍身上，認定德軍後備單位同質性

不高，軍士官數量不足，砲兵火力也不夠，不可能與第一線單位混編，擔任主要攻擊任務。由此形成的情報判斷就是：一個地區若是發現後備部隊，就不太可能有決定性會戰，也不會是主攻方向。霞飛在戰後承認，這個錯誤判斷嚴重的影響對德軍在北方行動規模的認知。²³

8 月 9 日，由於第 7 軍不能快速推進至萊茵河，霞飛進行開戰以來第一次軍級以上單位的調整。他將第 7 軍，第 8 騎兵師，第 1 後備師群（預計 18 日抵達），5 個山地獵兵營 (*bataillon de chasseurs*，預計 13 日抵達），與第 44 步兵師（預計 15 日抵達）編組為獨立的亞爾薩斯軍團，由資深的波將軍指揮。新軍團仍負責將戰線推至萊茵河的任務。²⁴ 為減輕其行動的阻力，霞飛決定在 14 日，也就是預期德軍完成集結，與俄軍承諾在東線入侵東普魯士(*East Prussia, Ostpreußen*)的日期，由第 2 軍團的右翼與第 1 軍團發動聯合攻勢，這就是「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中的「洛林—孚日會戰」(*Battle of Lorraine and the Vosges*)。²⁵

與此同時，法軍首次發現德軍步兵縱隊從列日(*Liège*)下游（北面）渡過默茲河。雖然對德軍在比利時的作戰意圖一無所知，霞

21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 243.

22 Douglas Porch, *The March to the Marne*, pp. 23-44.

23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 250.

24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Premier Volume*, pp. 114-117.

25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59-260; Karl Deuringer,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lsace-Lorraine*, translated by Terence Zuber (Gloucestershire, UK: The History Press, 2014 [1929]); Gerhard P. Gross,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German Warfare*, pp. 99-132; Dieter Storz, "This Trench and Fortress Warfare Is Horrible! The Battle in Lorraine and the Vosges in the Summer of 1914,"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pp. 137-188.

飛仍依據戰前情報單位對德國鐵路車站運量的計算，推估在盧森堡北端與荷蘭之間，約有8個步兵軍（16個師）²⁶與4個騎兵師的德軍。這個數量德軍不值得擔心，因為法軍可集結10個現役師，3個後備師。此外，還有6個師的比軍，即將抵達4個步兵師與1個騎兵師的英軍。另有情報顯示，在列日以北發現德軍是後備部隊。根據先前對德軍使用後備兵力的假設，霞飛傾向認定這些部隊是用來包圍列日要塞，並非執行保留給現役部隊攻擊任務。當第5軍團司令朗熱扎克(Charles Lanrezac)來到總司令部，表達對德軍從默茲河北岸進行大規模迂迴行動的疑慮時，霞飛便直接以現有情報不足以支持這個觀點加以駁斥。²⁷

8月15日收到的情報顯示：14日一整天，為數眾多德軍大單位陸續從列日北方維塞(Visé)附近的4座橋渡過默茲河。比軍司令部已與列日要塞斷絕通訊，無從得知圍城的德軍數量。這些情報使法軍不得不相信之前排除可能性正在發生，那就是德軍可能正在延伸其攻勢至默茲河北岸。因此，霞飛向戰爭部要求抽調尚未指派任務的地方步兵師(*division territoriale*)，組成由莫伯日(Maubeuge)要塞到海岸的防線，由阿馬德(Albert d'Amade)將軍指揮。傍晚，在迪

南(Dinant)地區的第1軍受到德軍攻擊，因而判斷德軍右翼主力在日韋(Givet)以北，須將第5軍團北移至桑布爾河(Sambre)與默茲河之間，以強化比、法兩軍的包圍態勢。²⁸顯然，此時霞飛仍嚴重低估德軍右翼的兵力與行動規模。

8月18日，法軍從更多的情報中得知，德軍右翼在渡過默茲河後仍繼續向西推進。雖然不能確定這支兵力的規模，霞飛仍樂觀地計畫將以第5軍團聯合英、比軍，從北面包抄整個德軍右翼（此時法軍完全不知道德軍右翼頂端第1軍團的存在）。同時，第3、4軍團將以比境的納沙托為總方向攻擊德軍中央。為此他決定將第2軍團的第9軍調至色當(Sedan)附近，以利第5軍團向北延伸（這個命令在20日因第2軍團攻勢挫敗而緊急取消）。為了讓第3軍團能全力投入攻勢，他更組建新的洛林軍團，包含原先配屬第3軍團的第3後備師群、第67師，加上由阿爾卑斯山調來的第65、75後備師，由莫努里將軍(Michel-Joseph Maunoury)指揮。其任務為保護第3軍團的右側翼，抵抗來自梅斯要塞群的威脅。²⁹

8月20日，法軍第1、2軍團在洛林—孚日地區受挫，第2軍團幾至潰敗，導致第1軍團也被迫後撤。³⁰在北面，比軍也決定全面

26 一戰前德軍平時編制架構如下：1個軍團有4-6個軍，1個軍有2個師，1個師有2個旅，1個旅有2個團，1個團有3個營。

27 Barbara W.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1962]), pp. 214-215, 246-247;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66-268; Charles Lanrezac, *Le Plan de Campagne Français et le Premier Mois de la Guerre* (Paris: Payot & Cie, 1920), pp. 76-78.

28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Premier Volume*, pp. 328-350;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69-270.

29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75-276.

30 Holger H. Herwig, *The Marne, 1914*, pp. 92-96.

後撤至安特衛普(Antwerp)，與法軍失去接觸。來自英、比軍的情報顯示，至少有4個軍的德軍縱隊在默茲河以北，持續向西推進。這是法軍總司令部首次明確獲知默茲河以北的狀況：首先，德軍右翼兵力遠遠超過先前的估計，這麼強大兵力絕非僅為迫使比軍退出戰爭；其次，由德軍縱隊前進的正面與方向，可判定這支大軍旨在攻擊法軍左翼，其迂迴行動的範圍大幅超越布魯塞爾(Brussels, Bruxelles)北面。德軍以大批前衛騎兵構成屏障，掩護後方大規模的兵力機動。³¹

然而，由於對後備兵力使用的成見持續發揮作用，法軍總司令部還是沒能理解形勢嚴重程度，並堅持發動計畫的主要攻勢。霞飛認為，要在默茲河以北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行動，只可能以其他戰場兵力密度下降為代價。如果在洛林—孚日地區第1、2軍團的正面，德軍正發動猛烈攻勢，代表盧森堡德軍中央部分兵力密度是最低的，這對第3、4軍團的主要攻勢有利。為此，他於8月21日強烈要求第2軍團於南錫堅守24小時，以免影響北面主要行動。當天收到的報告顯示，德軍在默茲河左岸快速推進，前衛騎兵已通過布魯塞爾，對那慕爾(Namur)要塞的圍城行動也已

展開。³²

既然第3、4軍團攻勢已如箭在弦上，德軍右翼再嚴峻的威脅，不足以讓霞飛變更計畫；相反地，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機制啟動。他認為如果德軍右翼持續西進，則其側翼將暴露在集結於桑布爾河後方，以那慕爾為依托之第5軍團的攻擊範圍內。若德軍南下攻擊桑布爾河一線，則第5軍團勢必能進行夠長的抵抗，讓第4軍團向北的攻勢產生決定性戰果。這樣不切實際的信心，來自與現實脫節的敵我兵力評估。霞飛相信，即使將圍攻那慕爾與監視比軍的部隊計入，德軍在比利時不會超過6個軍（12個師）、3個騎兵師、2～3個後備師；法軍第5軍團有10½個步兵師、3個騎兵師、3個後備師，英軍則有4½個步兵師與1個騎兵師。³³

第3、4軍團於8月22日上午在阿登山區與德軍接觸，經過兩天激戰，從24日開始全線後撤。與此同時，左翼第5軍團與英軍自23日開始受到德軍猛烈攻擊。³⁴ 法軍整個戰線正面處處出現缺口，面臨被德軍逐一分割殲滅的重大危機。霞飛提供當時根據情報估算的德軍兵力，我們將之與實際德軍戰鬥序列相比，即可理解差距所在（如表2）：

表2

所在戰場	法軍估計	德軍戰鬥序列 ³⁵
默茲河一線	第2軍團：5½個軍、3個騎兵師 第3軍團：3個軍、1個騎兵師 （未發現第1軍團）	第2軍團：4個現役軍、2個後備軍 第3軍團：3個現役軍、1個後備軍 第1軍團：4個現役軍、3個後備軍 共5個騎兵師

31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80-283.

32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83-288.

33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89-290.

34 Holger H. Herwig, *The Marne, 1914*, pp. 145-158.

35 第2軍團的禁衛後備軍(Guards Reserve Corps, *Gardes-Reserve-Korps*)視為現役軍。未計入替代師(*Ersatz division*)與國民兵單位(*Landwehr*)。

比境盧森堡地區	第4軍團：3個軍、1個騎兵師	第4軍團：3個現役軍、2個後備軍
盧森堡公國	第5軍團：2個軍、2至3個騎兵師	第5軍團：3個現役軍、2個後備軍 共2個騎兵師配屬第4、5軍團
洛林地區	第6軍團：4個軍、2個騎兵師	第6軍團：4個現役軍、1個後備軍 3個騎兵師
亞爾薩斯	第7軍團：3個軍、1個騎兵師	第7軍團：2個現役軍、1個後備軍
至於盟軍方面兵力：		
所在戰場	兵力	
比利時境內	第5軍團：10½個步兵師、3個騎兵師、3個後備師 英軍：4½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	
比境盧森堡地區	第4軍團：12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2個後備師 第3軍團：6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	
洛林地區	第2軍團：7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5個後備師	
亞爾薩斯	第1軍團：9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 第7軍團：2½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3個後備師（由亞爾薩斯軍團改組）	

資料來源：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296-298; James Edward Edmonds,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4*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2), pp. 493-495.

因此，對霞飛而言，盟軍享有數量優勢。他總結作戰全面失敗的原因：首先，將領能力不足。其次，進攻概念的錯誤。在沒有砲兵支援情況下發動攻勢，導致重大傷亡。大部隊前進時並未防備對其側翼可能威脅。步兵在距目標太遠處就發起衝鋒。先佔領據點未進行防禦整備，便發動新的攻勢，結果是一旦挫敗後撤，連這些據點也無法守住。步兵與砲兵完全沒有協同作戰。³⁶ 這些都是戰術層次的缺失，應該由他來負責作戰層次錯誤：一再低估敵人兵力，無法掌握敵人作戰意圖，堅持計畫預定的攻勢行動，卻未見他提出說明。

肆、從潰敗到反擊（8月25日～9月12日）

一、潰敗

這個階段中盟軍面對全線撤退的窘境，霞飛反而表現出沉著冷靜的大將之風，利用法國優異的鐵路運輸系統，迅速在內線位置調動大型部隊，終於成功地擋下已是強弩之末的入侵敵軍。

普法戰爭後，老毛奇被吹捧為與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拿破崙(Napoléon I)並列的名將，但他明確地回應道：「不，我從未指揮過一場撤退戰役！」³⁷ 這或許是老毛奇的

36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03-304.

37 Robert M. Citino, *The Wehrmacht Retreats: Fighting a Lost War, 194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2), p. 219.

自謙詞，但也對將領所需具備才能設定了標準。戰爭過程變化莫測，優秀指揮官要能攻能守、能進能退。霞飛在首波攻勢失敗後，面對的就是數十萬大軍如何有序後撤的重大挑戰。8月25日，他判斷英軍與第5軍團的戰力嚴重受損，不可能同時在原地堅守並進行重整，勢必要後撤至更遠處，爭取時間讓部隊恢復。其次，他計畫在德軍右側翼之外，再組建一支強大的兵力來包圍前進中的德軍。³⁸ 接連遭到重大挫敗的霞飛，不僅沒有亂了陣腳，反而將暫時的撤退視為下一場攻勢的準備。

法軍總司令部發出的第二號總訓令 (*Instruction générale N° 2*)，計畫一場在亞眠 (Amiens) — 蘭斯 (Reims) 間大會戰：位於極左端的新建軍團 (第6軍團)，將與英軍一起包抄德軍右翼。這個行動的成功有賴兩個條件。首先，第4、5軍團必須持續進行抵抗，在撤退中不斷發起局部攻勢與反擊，運用對行進部隊攻擊效果良好的75公釐野戰砲，為新軍團的集結爭取時間。其次，英軍不能撤退太快，否則德軍右翼將可能包圍整個盟軍左翼。為了組建新軍團，必須從全線抽調大型單位。亞爾薩斯軍團攻勢終止，提供第7軍的大部；第1後備師群解編，提供第63師；至於第1、2軍團的聯合行動仍在進行，還不是抽調兵力的時機；由莫努里指揮的第8軍團 (即洛林軍團) 原先負責防禦上默茲河地區，其投入第3軍團的反擊行動未能帶來決定性成

果，可抽調2個完整的師至左翼。另外，巴黎要塞也提供2個師。³⁹

8月26日，英軍全線受到德4個軍的猛烈攻擊，2個師幾乎被全殲。第4軍團在阿登山區攻勢中受到重創，已退至默茲河左岸，並炸毀河上所有橋樑。第3軍團雖仍在默茲河右岸苦戰，但士氣已瀕臨崩潰。霞飛以莫努里為新建的第6軍團司令，輔以洛林軍團原先的參謀部，旗下包含：第7軍、第55、56、61、62、63後備師。阿馬德將軍仍指揮4個地方師。洛林軍團剩下的4個後備師交由第3軍團指揮。同時，亞爾薩斯軍團解編，剩下兵力分成兩部，隸屬第1軍團。⁴⁰

8月28日，德軍出現在第4、5軍團連結希邁 (Chimay) 與羅克魯瓦 (Rocroi) 地區，企圖切斷2個軍團間的聯繫。霞飛決定新建1個軍團 (第9軍團)，擔負連結第4、5軍團的任務，以第20軍軍長福煦 (Ferdinand Foch) 為司令。同時下令第4軍團立即後撤，至恩河 (Aisne) 後方建立防線。然而，原先規劃為攻擊主力的第4軍團編制太過龐大，不利後撤的機動。霞飛決定將其左翼交由第9軍團指揮，包括第9、11軍，第52、60後備師，與第9騎兵師。⁴¹ 由此可見，關於有序後撤中同時保有戰力與機動性的要求方面，法軍特別強調相鄰單位間的連結，維持正面完整，以防敵人利用大部隊間出現的缺口，發動側翼攻擊甚至包圍。第9軍團的成立，在後續戰鬥中，發揮保障第4、5軍團行動安全的效果。

38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09-311.

39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Deuxième Volume*, pp. 21-22;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12-313.

40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 320.

41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32-337;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Deuxième Volume*, pp. 27-165.

由於德軍快速推進，不僅原先設定的防線必須後移，預計攻勢計畫不可能實施。英、法軍之間幾乎沒有作戰協同可言，英軍一路南奔幾近潰逃；法軍第5軍團高層已失去戰鬥意志；連新成立第6軍團都在8月29日受到攻擊。霞飛只得下令不再堅守瓦茲河(Oise)防線，退至塞爾河(Serre)後，炸毀拉費爾(La Fère)、孔德朗(Condren)、紹尼(Chauny)的橋樑。第4軍團進行有序の後撤。第3軍團卻以敵人大舉進攻在即為由，拒絕交出應於29日加入第9軍團的第6軍。29日一天過去，該地區無任何德軍攻擊，霞飛當下決定以薩雷勒(Maurice Sarrail)取代呂費(Pierre Emmanuel Ruffey)為第3軍團司令。⁴²這是動員以來第一位軍團司令被撤換；9月3日，第5軍團司令也被解職，由弗朗謝·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Espèrey)取代。

8月30日，雖然戰局仍在惡化，霞飛還是能從作戰層次高度，重新思考將開戰時面向東北的部署轉換過來，讓全軍正面朝向北北西方向。他堅信，法軍只是暫時受挫，戰力與裝備都大致完整。因此，只要短暫休

整，還是能再執行反擊任務。他在新作戰備忘錄中，確定後撤的終點線：第5、9軍團到塞納河(Seine)與奧布河(Aube)之間；第4軍團到馬恩河；第3軍團在巴勒迪克(Bar-le-Duc)以北的區域。第3、4軍團之間的連結，由駐守於拉默呂普(Ramervill)與維特里弗朗索瓦(Vitry-le-François)間的強大騎兵維持。最左端，第6軍團編入大巴黎要塞的防禦體系，英軍則在巴黎外圍的北面與東面。右翼方面，後備師群或是留在上默茲河地區，或是移至科梅爾西(Commercy)地區，與圖勒要塞相連，併入洛林地區的部隊。第3軍團應儘可能向北延伸，阻礙敵人逕直南下的企圖，伺機削弱敵人實力。霞飛規劃以凡爾登—巴勒迪克為樞軸，發動全線反攻。⁴³8月31日，法軍開始全線後撤至預定位置，第三共和政府也考慮南遷波爾多(Bordeaux)。

9月1日，原先判斷將直撲巴黎的德第1軍團，突然轉向東南，避開人心惶惶的首都指向第5軍團。德軍這個決定常被視為作戰決策的關鍵失誤，對「希里芬計畫」的背離，成為「馬恩河奇蹟」論述的重要靈感。⁴⁴事

42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37-344.

43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45-348; Holger H. Herwig, *The Marne, 1914*, pp. 194-195.

44 關於這方面的爭論從一戰剛結束就在德國展開，持續了將近20年之久，請參考：Reichsarchiv, *Der Weltkrieg, Band I, Die Grenzschlachten im Westen* (Berlin: Reichsarchiv, 1925); Gerhard 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London: Oswald Wolff, 1958 [1956]); Gerhard P. Gros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New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 Military Planning,"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Terence Holmes, "The Reluctant March on Paris: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2, (April 2001), pp. 208-232; 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German War Planning 1871-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erence Zuber,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4 (October 2001), pp. 262-305; Terence Holmes, "The Real Thing: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9, No. 1 (January 2002), pp. 111-120; Terence Zuber,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Again,"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1 (January 2003), pp. 92-101; Robert Foley, "The Origins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實上，1914年德軍執行的是「小毛奇計畫」(The Moltke Plan)，從來沒有將包圍巴黎當成必要目標；作戰的目的一直是「包圍所有法軍並加以殲滅」。⁴⁵ 霞飛從未考慮將手中大部分兵力用來保衛首都，在政府向他要求3個現役軍以守備巴黎時置若罔聞，甚至支持遷都波爾多的規劃。⁴⁶ 雙方都期待在開闊戰場打一場決定性會戰，而非在大巴黎要塞前進行曠日廢時的攻城戰；既然在作戰層次上攻佔巴黎可有可無，繞道而過也就算不上奇蹟。

莫努里將德軍放棄進攻巴黎，只留下少量兵力監視的情報送到總司令部。霞飛即刻決定讓第6軍團中的現役軍採取機動防禦(mobile defense)，要求巴黎周邊的所有部隊準備加入野戰軍團的反擊行動。在他的作戰構想中，法軍左翼主要任務不在保全首都（即使巴黎具有重大政治、心理上的意義），

而在與整體的攻勢結合，打擊敵人側翼，也就是德軍最外側第1軍團的右側翼。⁴⁷ 仍在向南撤退的第5軍團，在9月4日回報可在6日完成攻擊準備；5日，霞飛親自到英軍司令部，說服法蘭契(John French)加入總攻行動，便將全線反攻的日期定在9月6日。⁴⁸

二、反擊

馬恩河會戰前夕法軍的形勢如下：第3、4、9、5軍團右側倚靠凡爾登要塞，部署於長達250公里的正面上，從塞爾邁茲(Sermaize)、維特里勒弗朗索瓦、索梅蘇(Sommeseux)、聖龔德沼澤(Marais de Saint-Gond)、埃斯泰爾奈(Esternay)、到古爾塔鞏(Courtacon)。左側為英軍與第6軍團，構成向前突出的梯隊。英軍位於庫洛米耶爾(Coulommiers)西南，索戴(André Sordet)騎兵軍掩護位於莫城(Meaux)西北面第6軍團之左側翼。而德軍9月5日的位置為：第1軍團

History, Vol. 10, No. 2 (April 2003), pp. 222-232; Terence Holmes, "Asking Schlieffen: A Further Reply to Terence Zuber,"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4 (October 2003), pp. 464-479; Terence Zuber, "The Schlieffen Plan was an Orphan," *War in History*, Vol. 11, No. 2 (April 2004), pp. 220-225; Robert Foley, "The Real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6), pp. 91-115; Terence Zuber, "The 'Schlieffen Plan' and German War Guilt," *War in Histor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7), pp. 96-108; Annika Mombauer, "Of War Plans and War Guilt: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Schlieffen Pl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5 (October 2005), pp. 857-885; Terence Zuber, "Everybody Know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Annika Mombauer," *War in History*, Vol. 15, No. 1 (January 2008), pp. 92-101; Terence Holmes, "All Present and Correct: The Verifiable Army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6, No. 1 (January 2009), pp. 98-115; Terence Zuber, "There Never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Gerhard Gross," *War in History*, Vol. 17, No. 2 (March 2010), pp. 231-249; Terence Zuber, "The Schlieffen Plan's 'Ghost Divisions' March Again: A Reply to Terence Holmes," *War in History*, Vol. 17, No. 4 (November 2010), pp. 512-525.

45 Annika Mombauer,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5; Gerhard P. Gros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p. 118.

46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14, 351-352.

47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63-367.

48 第6軍團的先頭部隊在9月5日便與德第4後備軍發生戰鬥，因此法軍文獻都以這一天為馬恩河會戰首日：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Deuxième Volume, p. 797; Frédéric Canonge, *La Bataille de la Marne* (Paris: Imprimerie-Librairie Militaire Universelle, 1918), p. 5.

抵達庫洛米耶爾地區，並在烏爾克河(Ourcq)右岸留下部分兵力，面向西方守備；第2軍團於多爾芒(Dormans)與埃佩爾奈(Épernay)間渡過馬恩河，其先頭部隊已抵達尚波貝爾(Champaubert)、埃托熱(Étoges)、貝爾熱萊韋爾蒂(Bergères-lès-Vertus)；第3軍團的第12軍於9月4日位於埃佩爾奈與沙隆(Châlons)間馬恩河畔的孔代(Condé-sur-Marne)；第4軍團在沙隆、弗朗舍維爾(Francheville)、比西萊雷波(Bussy-le-Repos)一線；第5軍團指向南面，位於阿爾貢(Argonne)地區。⁴⁹

法軍增援的部隊仍在鐵運過程中：第15軍（原屬第2軍團）增援第3軍團；第21軍（原屬第1軍團）增援第4軍團；第9軍的1個師加入第9軍團。⁵⁰雖然受到遷都行動影響，這些大單位的運送仍以驚人的速度完成，讓只能步行前進、精疲力竭的德軍面對極為不利的條件。法國密集而高效的鐵路系統，固然是利用內線優勢不可或缺的條件；⁵¹但要在同時發生戰鬥的不同戰場間進行兵力調派，更須要彈性的指揮觀念，具有足夠權威來遂行個人意志的總司令，快速而確實的溝通管道，以確保上下級指揮官之間的合作。

第6軍團9月6日的目標為烏爾克河，但很快就遭遇德第4後備軍的抵抗，隨後德第2軍也急行軍趕來增援。晚間，該軍團被阻擋在尚布里(Chambry)－貝茲(Betz)一線，距其第一個目標仍很遙遠，但這個攻勢造成的

效果很快就顯現出來。第5軍團上午就從塞扎納(Sézanne)、維里耶聖喬治(Villiers-Saint-Georges)、古爾尚(Courchamp)一線進攻，並於中午與敵接戰。康諾將軍(Louis Conneau)指揮的騎兵軍掩護其左翼，並確保與英軍的連結。英軍也於上午出發，晚間左翼抵達大莫蘭河(Grand Morin)西岸，右翼抵達佩扎爾許(Pézarches)地區。⁵²

9月7日上午，第5軍團發現德第1軍團正全面北撤至埃斯泰爾奈－古爾塔鞏一線，這就是前一天第6軍團攻勢對德軍帶來的心理衝擊：一路長驅直入的第1軍團，在進入法境之後，就持續處在右側翼被攻擊的恐懼之下；加上這支大部隊是所有德軍中行軍距離最長的，肉體極度疲勞與後勤補給延宕，都加重一旦受到突襲後產生的驚恐情緒。⁵³晚間，第5軍團右翼的第10軍在蘇瓦齊奧布瓦(Soizy-aux-Bois)與第9軍團左翼的第42師相鄰，其中央與左翼抵達莫爾桑(Morsains)、特雷福爾(Tréfol)－穆提勒(Moutils)一線。英軍在未遭抵抗的前進中抵達史瓦西(Choisy)、庫洛米耶爾、梅松塞爾(Maisoncelles-en-Brie)一線。第6軍團無法到達烏爾克河，德軍則增強兵力，試圖瓦解法軍在貝茲包圍德第1軍團右側翼的行動。為此德第1軍團在烏爾克河一線集結了第4後備軍、第2軍、與第4騎兵師，其餘部隊則正面朝南對抗第5軍團左翼的攻擊。這兩股兵力之間出現一個缺口，正對著英軍，

49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396-397;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Deuxième Volume*, pp. 805-830.

50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 398.

51 法國從1871年戰敗以來，就將鐵路系統與國防結合起來，從各個作戰計畫的演進可以看出鐵路系統現代化的發展，請參考：A. Marchand, *Plans de Concentration de 1871 à 1914* (Paris : Berger-Levrault, 1926).

52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402-403.

53 Holger H. Herwig, *The Marne, 1914*, pp. 245-250.

雖有強大騎兵部隊防守，卻無力阻止英軍前進。⁵⁴

第5軍團左翼努力牽制住當面德第1軍團的一部，而英軍則從缺口處突入，渡過大、小莫蘭河(Grand Morin et Petit Morin)，直達馬恩河一線。同時，第6軍團從更北面的烏爾克河右岸進行對德第1軍團右側翼的包圍行動。然而，在法軍中央與右翼部分的攻勢並不順利。第9軍團的左翼，在第5軍團右翼支援下，擋住所有敵軍的攻勢；但其右翼從一開始便節節敗退，直到12公里後的桑奧安(Semoine)、柯爾魯瓦(Corroy)一線。這導致原本存在第4、9軍團間的缺口更為擴大。霞飛在6日時便提醒第4軍團增強其左翼，防範敵人包抄第9軍團右翼的企圖；也在7日將第21軍撥給第4軍團，但德第4軍團的猛烈攻擊使第4、9軍團連結處成為整條戰線上最脆弱的部分。而在第3、4軍團之間，有一段由特魯瓦斯封泰內(Trois-Fontaines)森林造成的空隙。第3軍團因此要求第4軍團右翼的第2軍加大攻擊力道，以利增援的第15軍在巴勒迪克西北方完成集結。霞飛一度擔心在第4軍團的兩側產生雙重斷裂。同時，德第3軍團將一部用於攻擊第9軍團右翼，一部用於攻擊第4軍團左翼，卻始終未能從兩者之間僅由第9騎兵師勉強防禦的40公里空隙中突穿。到了9月8日，先前鐵運至防線後方休整的第12軍，與前來支援的第21軍抵達第4軍團左翼，但戰局依舊膠著。第3軍團的情勢惡化，主因在企圖

維持與凡爾登要塞的連結。霞飛便於8日晚間指示該軍團，必要時可將其右翼撤離凡爾登地區，將兵力用來增強左翼，以保障第3、4軍團間的連結。他確信凡爾登要塞可以獨力抵抗一段時間。⁵⁵

為了減輕第3軍團的壓力，霞飛於9月8日將第2軍團的第2騎兵師抽調來保護第3軍團後方，並鐵運圖勒要塞的1個混合旅前來支援。全線的激烈戰鬥蔓延至默茲河以東，右翼的南錫至孚日山區之間，也遭到德軍猛烈攻擊。第1、2軍團已被抽調大量兵力，若有需要仍得再抽調，事實上，霞飛的左翼攻勢是冒著右翼崩潰的巨大風險在進行的。第2軍團以絕對的意志與重大的傷亡，牽制住德軍2個軍團的兵力，堪稱馬恩河會戰成功的幕後英雄。由於還有右翼兵力可用，霞飛才能事先從中央第3軍團抽調第4軍鐵運至最左翼，支援第6軍團對抗德第1軍團的反包圍攻勢。巴黎軍事長官加里耶尼在7至8日夜間，動用所有可用交通工具將該軍的第7師送到第6軍團戰場，創造了至今依舊膾炙人口的巴黎計程車運兵傳奇。⁵⁶ 8日結束時，第6軍團毫無進展，艱苦地在原地獨自承受整個德第1軍團的猛攻。英軍被擋在小莫蘭河，無力馳援第6軍團。右翼從孚日山區到默茲河，所有德軍攻勢都被擋下。第4、9軍團正面德軍的攻勢未能突破防線，第3、4軍團間的缺口已由第15軍填補起來，整條戰線的中央與右翼都逐漸穩定下來。⁵⁷

54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403-404.

55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404-406; Ferdinand Foch,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1914-1918*, Tome Premier (Paris: Librairie Plon, 1931), pp. 109-113.

56 Joseph Gallieni, *Mémoires du Général Gallieni: Défense de Paris, 25 Août-1 Septembre 1914* (Paris: Payot & Cie, 1920), pp. 160-169.

57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406-411.

雖然第6軍團被迫放棄原先的作戰目標，但德第1軍團為避免被包圍而將兵力向西移動，卻造成與德第2軍團之間出現一個大缺口。英軍與第5軍團就像楔子一般穿透了德軍正面。霞飛掌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在9月8日晚間下達第十九號特別指令(*Instruction particulière N° 19*)給左翼的3個軍團：德軍被迫分成兩個集團，其一為德第4後備軍與第2、4軍，在烏爾克河朝向西邊與第6軍團作戰，並嘗試從北邊包抄法軍；另一為第1軍團剩下的第3、9軍以及第2、3軍團，對抗法軍的第5、9軍團。⁵⁸ 兩個集團之間，僅靠幾個由軍團分遣隊支援的騎兵師維持連結，正對著英軍所在位置。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將德軍最右側翼的兵力在獲得攻陷莫伯日要塞的部隊增援之前，加以殲滅（要塞於9月7日陷落）。為此，第6軍團應盡力牽制住當面德軍；英軍應渡過馬恩河，攻擊德第1軍團左翼與後方；第5軍團以其左翼掩護英軍右翼，以其右翼掩護第9軍團左翼，準備在中央以主力渡過馬恩河追擊德軍。⁵⁹

9月9日，第6軍團成功地守住防線，德軍退出貝茲地區。但到了下午，德第3、9軍試圖從東北與北面進行包抄，法軍被迫撤至西利萊隆(Silly-le-Long)。司令莫努里命令第8步兵師以夜行軍趕到軍團最左翼。霞飛則從第5軍團抽調1個步兵師，緊急鐵運至達馬丹戈埃勒(Dammartin-en-Goële)，並通知莫努

里在援兵抵達之前，避免任何決定性行動；如有需要，可向巴黎方向後撤。英軍在白天受阻於橋樑損壞，直到晚間才渡過馬恩河，直接威脅正在猛攻第6軍團的德第1軍團左側翼。第5軍團的左翼推進順利，第18軍已接近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霞飛要求該軍在晚間渡過馬恩河，支援英軍右翼；更左邊的康諾騎兵軍也有1個旅在晚間渡河。他並將第5軍團右翼的第10軍撥給福煦指揮，減緩了第9軍團全線受到猛攻的壓力。當晚，第5軍團報告準備攻擊在第9軍團正面德軍的側翼。英軍與第5軍團已深深插入德第1、2軍團之間（如圖2）。⁶⁰

9月9日晚間發出的第二十號特別指令規定了後續的行動：第6軍團以其右翼倚恃烏爾克河，將德第1軍團向北逼退；英軍在第5軍團的支援下，前進至克利尼翁河(Clignon)，完成將德第1、2軍團隔開的任務；第9軍團接收來自第5軍團的第10軍與第51後備師，以第10軍擔任最左翼側衛，以第51後備師接替第42師（後者將部署於中央後方擔任軍團預備隊），於10日1600時發動攻勢。第4軍團中央與右翼的敵軍攻擊力道明顯減弱，該軍團由右翼調至馬恩河左岸的部隊，將於10日與第21軍朝西北方向攻擊，與第9軍團的行動協同。第3軍團在9至10日晚間擋下了德軍對其正面的猛攻，粉碎敵人突破其防線的嘗試。該軍團左翼的第15軍，將與第4軍團右翼共同

58 原先以為在第5軍團正前方的德第3、9軍，事實上在8日已加入在烏爾克河的戰鬥，所以德第1、2軍團間的缺口遠比霞飛想像中更大。

59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Troisième Volume*, pp. 40-41;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411-412; Ferdinand Foch,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1914-1918*, Tome Premier, pp. 113-122.

60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413-416; Ferdinand Foch,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1914-1918*, Tome Premier, pp. 122-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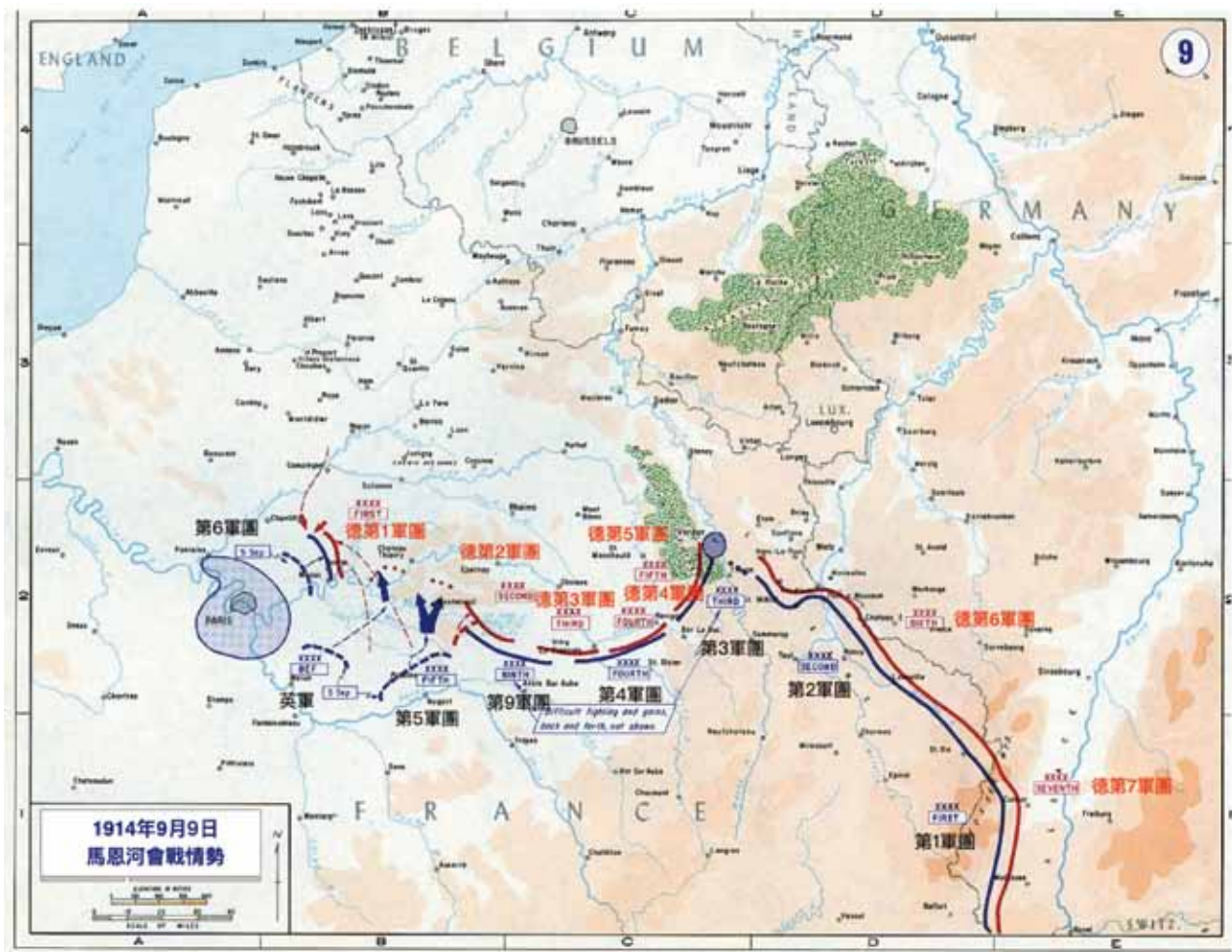


圖2 馬恩河會戰1914年9月9日情勢

資料來源：<https://cdn3.vox-cdn.com/assets/4598799/WWOne09.gif>

前進。9月10日上午，當第6軍團執行前晚下達的攻擊命令時，發現當面的敵軍很快放棄了抵抗，在一天之內沒受到阻礙地推進了15公里。英軍也未遭遇抵抗，於晚間抵達烏爾克河南岸。第5軍團渡過馬恩河，發現德軍已於前一晚撤離。之後兩天，除了第3、4軍團面前德軍仍有抵抗外，僅剩下掃蕩敵人後衛的零星戰鬥。霞飛終於可以向戰爭部長報告

馬恩河會戰獲得勝利。⁶¹

伍、分 析

一、攻勢運用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認為，一戰之前流行的「攻勢崇拜」(cult of the offensive)導致激烈的軍備競賽、僵硬而連鎖的動員時間表、以

61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Troisième Volume*, pp. 42-48;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p. 417-421; Ferdinand Foch,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1914-1918*, Tome Premier, pp. 133-164.

及帶來危險的先制戰爭(preemptive war)誘因，這一切都限制危機外交處理的時間與手段。⁶² 確實，一戰之前的軍事論述有轉向強調攻勢的傾向，但這是在軍事理論發展脈絡下的結果，而且絕大多數屬於作戰與戰術層次的討論。用作戰層次的現象來當成戰略以上層次的解釋，屬於因果分析層次錯置的謬誤。即使在戰略上採取守勢，不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也不能避免在敵人入侵時，尋求作戰層次上快速而有效的應對方案，否則只有任人宰割。此時，攻勢作戰就是重要的選項。

分析德國在馬恩河會戰的挫敗，有一個十分權威的觀點：德軍達到攻勢的頂點(culminating point of the attack)。⁶³ 彷彿任何戰爭中都存在一個客觀時空座標上的點，攻擊的一方必然會在超越這個點後失去攻擊的力道。事實上，這個點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一再強調戰爭是敵我雙方互動的過程，攻勢頂點的概念也必須在這個互動架構中理解。⁶⁴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攻勢頂點不會自動到達，採取守勢的一方不能被動的等待「奇蹟」出現，否則就像1939與1940年德軍閃電戰中的波蘭與法國，永遠盼不到頂點的到來。1914年的霞飛，就是成功地加速德軍達到攻勢頂點，而在馬恩河畔逆轉了局勢。

二、指管模式

本文將這場戰役分成兩個階段敘述：「

戰爭迷霧」中的霞飛，與「從潰敗到反擊」中的霞飛是同一個人，同一個時刻不忘展開作戰攻勢(operational offensive)的指揮官；兩個階段中法軍指揮體系也是同一個集權式指管模式(detailed command and control)，但兩個階段中法軍的表現卻有天壤之別。因此，用馬恩河會戰結果來評價集權式與分權式指管(mission command and control)的優劣，恐怕過於武斷。在第一階段中，戰爭迷霧並體現在資訊的不足，而在過多的資訊無法加以確認。此時的集權式指管便放大既有成見對現實的扭曲，即使前線軍團司令的意見也無法改變霞飛。總司令堅強的個人意志此時等同於冥頑不靈，導致法軍左翼（與英軍）一直處於危險的數量劣勢，面對德第1、2軍團的泰山壓頂之勢，只能土崩瓦解。至於由第3、4軍團在阿登山區發動的主要攻勢，就比較難下定論。霞飛確實集中足夠的兵力，然而戰術上犯了很多錯誤，導致攻勢失敗；但從作戰層次來說，這個方向的攻勢若是成功，可能將德軍一分為二，再強大的德軍右翼也必須擔心交通線被截斷的後果。此處印證了戰術能力(tactical capability)是作戰藝術(operational art)的基礎的原則。

到了第二階段，德軍實際規模與意圖已被確實掌握，法軍各級指揮官能力也在實戰中充分展現，集權式指管反而從阻力變成助力。總司令個人意志與權威，受到指管模式保障，成為此時法軍靈活調度的動力來源。

62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92-95;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94-198, 207-209.

63 Gerhard P. Gross,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German Warfare*, p. 129;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1832]), p. 639.

64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p. 83-87.

霞飛自己統計，從動員開始到9月6日，共撤換2個軍團司令、9個軍長（法軍有21個軍）、33個步兵師長（47個現役師中的23個，25個後備師中的10個）、1個騎兵軍長、與10個騎兵師中的5個師長。⁶⁵ 相較之下，德軍主攻右翼方面，僅有2個軍小幅變動調往東線是由最高統帥部(*Oberste Heeresleitung*, OHL)主導；小毛奇幾乎完全放手讓軍團司令各自為政，結果導致司令之間摩擦不斷，無人可調解。⁶⁶ 兵力移動方面，已經十分完善的鐵路系統，能夠完全由軍方加以支配，更是任何作戰構想的物質基礎。霞飛善用內線優勢，以鐵路運輸在軍團內替換部隊，在軍團間抽調大單位以加強脆弱的連結點。正是這些必要條件的巧妙運用，逼迫德軍超越攻勢頂點，讓霞飛執著反擊意圖得以實現。

陸、結 論

反擊的意志正是消極抵抗與積極防禦的差異所在。⁶⁷ 從第十七號作戰計畫開始，法軍就不準備躲在東部強大的要塞體系之內（希里芬最擔心的凡爾登—圖勒—艾皮納勒—貝爾福要塞群），等待德軍上門。因為消極地擊退敵人攻勢不可能結束戰爭，結果只會是傷亡慘重的持久苦難；馬恩河會戰後雙方在「向海岸賽跑」(race to the sea)過程中，試圖迂迴對方側翼的嘗試失敗，導致長達4年的戰壕消耗戰，就是最佳證明。佔據對方領土或自然資源，取得重要天然屏障，也不是和

平的保證。只要敵人手中尚有可用兵力，戰爭就會持續下去。最有效的選項是殲滅敵人的軍隊，並摧毀其作戰意志，這只能通過攻勢達成。⁶⁸ 霞飛初期的攻勢雖然失敗，在被迫後撤的過程中，還是得不斷地反擊，在整個退卻正面上，對敵軍施加持續的阻力（積極防禦），否則隨時會演變成失序潰逃。德第1、2軍團之間出現的缺口，或許是戰場上常見突發狀況，若非法軍已在規劃大規模反擊，也無法及時利用這個機會。其戰訓為：戰略守勢中的戰場主動權，只有在作戰層次上積極地防禦才有可能獲得。如果馬恩河真的有過奇蹟，也是全體法軍在霞飛領導下主動創造出來的。

（收件：108年8月4日，接受：108年10月28日）

65 Joseph Joffre,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p. 421.

66 Annika Mombauer,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 237-260; Holger H. Herwig, *The Marne, 1914*, pp. 151-158, 172-173, 195-199, 218-224, 225-265.

67 Antoine Henri de Jomini, *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Paris: Librairie Anselin, 1838), pp. 165-168;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p. 427-470.

68 Antoine Henri de Jomini, *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pp. 310-317;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p. 105-106.

參考文獻

外文部分

專書

- Babin, Gustave, 1915. *La Bataille de la Marne*. Paris: Librairie Plon.
- Canonge, Frédéric, 1918. *La Bataille de la Marne*. Paris: Imprimerie-Librairie Militaire Universelle.
- Citino, Robert M., 2012. *The Wehrmacht Retreats: Fighting a Lost War, 194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Clausewitz, Carl von. 1993 [1832]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Deuringer, Karl, 2014 [1929].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lsace-Lorraine*, translated by Terence Zuber. Gloucestershire, UK: The History Press.
- Doughty, Robert A., 2010. “France,” in Richard F. Hamilton and Holger H. Herwig, (eds) *War Planning 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3-174.
- Edmonds, James Edward, 1922.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4*.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 Ferguson, Niall, 1999. *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the World War I*. New York: Basic Books.
- Foch, Ferdinand, 1931.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1914-1918*, Tome Premier. Paris: Librairie Plon.
- Galliéni, Joseph, 1920. *Mémoires du Général Galliéni: Défense de Paris, 25 Août-11 Septembre 1914*. Paris: Payot & Cie.
- Gross, Gerhard P., 2016.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German Warfare: Operational Thinking from Moltke the Elder to Heusinge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New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 Military Planning,”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pp. 85-136.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Hart, Peter, 2013. *The Great War: A Comba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wig, Holger H., 2011. *The Marne, 1914: The Opening of World War I and the Battl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ffre, Joseph, 1932. *Mémoire du Maréchal Joffre: 1910-1917, Tome Premier*. Paris: Librairie Plon.
- Jomini, Antoine Henri de, 1838. *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Paris: Librairie Anselin.
- Keegan, John, 2000.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Lanrezac, Charles, 1920. *Le Plan de Campagne Français et le Premier Mois de la Guerre*. Paris: Payot & Cie.
- Liddell Hart, Basil H., 1997 [1930]. *History of*

-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apermac.
- Marchand, A., 1926. *Plans de Concentration de 1871 à 1914*. Paris : Berger-Levrault.
-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1922, 1925, 1931.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Tome Premier: Premier, Deuxième et Troisième Volume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 Mombauer, Annika, 2001.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ch, Douglas, 2003. *The March to the Marne: The French Army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chsarchiv, 1925. *Der Weltkrieg, Band I, Die Grenzschlachten im Westen*. Berlin: Reichsarchiv.
- Ritter, Gerhard, 1958 [1956].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London: Oswald Wolff.
- Stevenson, David, 2004. *Cataclysm: The First World War as Political Tragedy*.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orz, Dieter, 2014. "This Trench and Fortress Warfare Is Horrible! The Battle in Lorraine and the Vosges in the Summer of 1914,"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pp. 137-188.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Tuchman, Barbara W., 2004 [1962].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Van Evera, Stephen. 1999.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uber, Terence, 2002.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German War Planning 1871-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期刊論文
- 2001/10.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4, pp. 262-305.
- 2002/01. "The Real Thing: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9, No. 1, pp. 111-120.
- 2003/01.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Again,"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1, pp. 92-101.
- 2003/10. "Asking Schlieffen: A Further Reply to Terence Zuber,"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4, pp. 464-479.
- 2004/04. "The Schlieffen Plan was an Orphan," *War in History*, Vol. 11, No. 2, pp. 220-225.
- 2006/01. "The Real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3, No. 1, pp. 91-115.
- 2007/01. "The 'Schlieffen Plan' and German War Guilt," *War in History*, Vol. 14, No. 1, pp. 96-108.
- 2008/01. "Everybody Know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Annika Mombauer," *War in History*, Vol. 15, No. 1, pp. 92-101.
- 2009/01. "All Present and Correct: The Verifiable Army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6, No. 1, pp. 98-115.

- 2010/03. "There Never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Gerhard Gross," *War in History*, Vol. 17, No. 2, pp. 231-249.
- Doughty, Robert A. 2003/04. "French Strategy in 1914: Joffre's Ow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 67.
- Foley, Robert. 2003/04. "The Origins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2, pp. 222-232.
- Holmes, Terence. 2001/04. "The Reluctant March on Paris: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2, pp. 208-232.
- Mombauer, Annika. 2005/10. "Of War Plans and War Guilt: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Schlieffen Pl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5, pp. 857-885.
- Zuber, Terence. 1999/07.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6, No. 3, pp. 262-305.